



王灿炽 著

燕都古籍考

京华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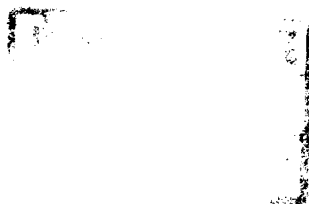
R27
45

92000

燕都古籍考

王灿炽 著

200314070



京 华 出 版 社

· 北京 ·

(京)新登字 21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DLT-153

燕都古籍考/王灿炽著. —北京:京华出版社,1995. 8

ISBN 7-80600-106-9

I. 燕… II. 王… III. ①地方史-史料-北京②史籍-研究-北京 IV. 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0298 号

京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07 北京张自忠路 3 号东院)

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 12.5 印张 336 千字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定价:28.00 元

序

白化文

王灿炽先生是我心仪已久的一位学者。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常常出入图书馆，使用工具书，并应付青年学子和社会上各方人士的咨询。因此，王先生的许多著作，如《北京史地风物书录》、《王灿炽史志论文集》，还有他点校的《燕都丛考》，与他人共同编纂的《今日北京·历史卷》（其中《北京古今文献书目提要五百种》由王先生亲自撰写）等书，以及王先生所写的散见于各种书刊的论文，都是我必须参考和经常参考的重要文献。久而久之，这些文献似乎成了我的一个倚靠，或者说是一位默默无言的老师。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这位先生传递过来的信息，都是极为准确的，是我在别处很难查到的。这就使我对王先生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种敬意。

我常想，中国古典文献的研究和整理，虽已成为当代世界性的显学，可是，在经济基础的制约下，在国内商业大潮的冲击下，出版这方面的成果并不容易。因而军心动摇，能死守阵地者不多，这也是事实。具体到地方史志目录这一领域，在中国古典文献大范畴中，更可说是“孤城落日斗兵稀”。编纂目录提要加考证，从来是为人作嫁的活计，需要皓

首穷经的长年工夫。成品若有半点小疵,有时很难返工,使用者将错就错,更是贻患无穷。后来人查出,自诩高明,动加指责,哪知道成就一部大型目录的艰辛。所以,编纂目录便成为没学问没能耐的人干不了,有学问有能耐的过分聪明的人又不屑于干的事情。地方历史和方志之类的目录更是目录中的冷门,要是再加上考证与提要,则涉足者更少。话又说回来,越是这样的地方,越得有人去筚路蓝缕,开辟草莱。它本身虽是为中国古典文献这一大学科打下小块方砖基础,若是被有志之士给精益求精地打磨安置好了,却也能成为大学科中的尖端和“绝学”。

由于在职业方面“敬业”进而“乐业”产生的爱好,我经常向出版家宣传上述个人见解。京华出版社给我送来了《燕都古籍考》这部杰作的稿本,让我能先睹为快。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粗读后的印象是,王先生旧作篇篇好,今观新著更上几层梯!首先是选题又准又好,乃是明清学人近二十代(以三十年为一代计)以来许多人都想作的,而又都没有作成的,或者说是许多人虽然起手却因种种原因半途而废的。而今竟然由王先生独立完成,快何如之!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说,可以说是时代玉成了王先生。有几代学者打下的基础,有当代科研单位(特别应该提到王先生所在的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及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有科研基金资助,有各大图书馆提供前人难以见到的资料。这些都是客观方面的不可或缺的有利因素。可是我们绝对不能忽视了王先生本身的主观努力。这就是下面要谈到的“其次”,综观全稿,能看到的是,王先生的功力实在是深。全书从始至终都表现

出优游涵泳出色当行的气势,只有充分掌握材料而不被材料所掌握的人才能作到这一点。这样的功力,只有沉潜于是,下过多年的功夫才能作到。且不说别的,看看那抄写得十分工整的一摞摞原稿,就能看出板凳绝不止坐了十年,可能为其两三倍。今日尚能有此奇人,深觉其书固然必传,其人更属可传。说到此,我不禁油然而生出代作者感谢京华出版社之心。如果没有出版社的支持,此书不过以稿本的原貌在同好中传观,由击节继而扼腕罢了。安能有今日“西施宁久微”之社会效益哉!

我虽在北京大学滥竽专科学目录教席,可从未敢轻涉北京地方史志目录领域。以上不过从宏观角度泛泛而论。评议这部书稿的内容,非我之学力所能及,只可藏拙。我建议读者自行到这一鸿篇巨制中一游,如入宝山,您一定目不暇接,满载而归。届时方知本人言之不谬也。

1995年2月22日
于北京大学承泽园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先秦时期	(1)
《燕春秋》	(1)
《燕丹子》	(2)
第二章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5)
《燕十事》	(6)
《幽州人物志》	(7)
第三章 隋唐五代时期	(10)
《幽州图经》	(11)
《幽都记》	(14)
《蓟门纪乱》	(16)
《安禄山事迹》	(19)
第四章 辽宋金时期	(22)
《焚椒录》	(24)
《乘轺录》	(28)
《上契丹事》	(30)
《燕云奉使录》	(32)
《平燕录》	(34)
《入燕录》	(35)
《陷燕录》	(37)
《北行日录》	(38)
《揽辔录》	(40)

《幽都图经》	(44)
《辽金元宫词》	(45)
第五章 元代	(48)
《皇元建都记》	(48)
《元内府宫殿制作》	(49)
《大都路图册》	(49)
《大都志》	(52)
《蓟邱述游录》	(53)
《南村辍耕录·宫阙制度》	(53)
《元氏掖庭记》	(58)
《析津志典》	(61)
《元代画塑记》	(66)
第六章 明代	(68)
《故宫遗录》	(69)
《北平事迹》	(74)
《北平府图经志书》	(76)
《宛平县图经志书》	(79)
《大兴县图经志书》	(81)
《良乡县图经志书》	(82)
《顺义县图经志书》	(83)
《昌平县图经志书》	(84)
《密云县图经志书》	(85)
《通州图经志书》	(85)
《涿州图经志书》	(86)
《房山县图经志书》	(87)
《平谷县图经志书》	(87)
《北平录》	(88)
《大都宫殿考》	(88)

《燕山八景图倡和诗》	(89)
《永乐大典·顺天府》	(92)
永乐《顺天府志》	(97)
《北平考》	(98)
永乐《良乡县志》	(99)
永乐《漕县志》	(99)
《御制广寒殿记》	(100)
成化《漕县志》	(103)
《南内记》	(104)
《翰林记》	(105)
《北平成均志》	(107)
《通惠河志》	(107)
《京师五城坊巷衢集》	(114)
《长安里语》	(118)
隆庆《良乡县志》	(119)
《日畿访胜录》	(120)
《燕史》	(121)
《北京城宫殿之图》	(126)
《宛署杂记》	(127)
万历《顺天府志》	(133)
《燕都游览志》	(140)
《两宫鼎建记》	(156)
《酌中志》	(159)
《明宫史》	(164)
《长安客话》	(166)
《长安可游记》	(171)
万历《良乡县志》	(175)
万历《漕县志》(一)	(176)

万历《灤县志》(二)	(176)
万历《灤县志》(三)	(177)
万历《灤县志》(四)	(177)
《北京岁华记》	(179)
《山行杂记》	(182)
《燕市杂诗》	(184)
《帝京景物略》	(185)
《旧京遗事》	(192)
《甲申传信录》	(193)
《崇祯遗录》	(195)
《燕都识余》	(197)
《国变录》	(198)
《再生纪略》	(199)
《甲申核真略》	(200)
《定思小记》	(203)
《甲申三月忠逆诸臣纪事》	(204)
《燕都纪变》	(204)
《燕都日记》	(205)
《忠贞轶记》	(206)
《甲申北都覆没遗闻》	(206)
《元宫词》	(207)
《翠微志》	(209)
《客窗偶谈》	(209)
《明季燕客略》	(210)
第七章 清代	(211)
《明宫殿额名》	(212)
《燕台文选》	(215)
《国门近游录》	(216)

《蓟邱杂抄》	(218)
《析津日记》	(219)
《玉河继马记》	(226)
《六街花事》	(228)
《潞沙笔缀》	(229)
《温阳纪略》	(230)
《燕山纪游》	(231)
《芹城小志》	(233)
《隰志》	(235)
《北游纪方》	(236)
《昌平山水记》	(239)
《京东考古录》	(244)
《北平古今记》	(246)
《万岁山考》	(248)
《稗说》	(248)
《北游录》	(250)
《春明梦余录》	(255)
《天府广记》	(262)
《明内廷规制考》	(268)
《金鳌退食笔记》	(269)
《日下旧闻》	(273)
《人海记》	(285)
康熙《顺天府志》	(288)
康熙《良乡县志》(一)	(289)
康熙《良乡县志》(二)	(291)
《冈志》	(292)
《京城古迹考》	(298)
《日下旧闻考》	(301)

《帝京岁时纪胜》	(315)
《潞城考古录》	(321)
《宸垣识略》	(330)
《酌中志余》	(336)
《藤阴杂记》	(337)
《水曹清暇录》	(343)
《人海诗区》	(346)
《石坝须知》	(348)
《燕台再游录》	(349)
《内阁志》	(350)
《日下尊闻录》	(351)
《燕京杂记》	(355)
《潭柘山岫云寺志》	(357)
《滹阴志略》	(359)
《燕京岁时记》	(363)
《天咫偶闻》	(368)
光绪《良乡县志》(一)	(373)
光绪《良乡县志》(二)	(375)
《北行日记》	(377)
《德宗请脉记》	(378)
《金台杂俎》	(380)
《专结谜社》	(381)
《庾辞鞠目》	(382)
《燕市商标》	(384)
《燕尘偶记》	(385)

后记	(387)
----------	-------

第一章 先秦时期

首都北京是驰名中外的文明古都,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建都历史。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它“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形势甲于天下”^①,素有“天府之国”^②之誉。据历史文献记载,“幽州”是北京最古老的名称^③。公元前1057年^④,周武王在商郊牧野之战中,大获全胜,灭了商纣,遂封召公奭于燕^⑤,建立了燕国。据近年考古发掘及出土文物证实,北京的“琉璃河商周遗址,是周初燕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所在,而董家林古城即应是当时燕国的都城”^⑥。《韩非子·有度篇》载:“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这就明确地记述了春秋以后的燕国都城就是蓟城,其遗址在今北京外城的西南部。自从燕都蓟城建立以来,记载北京历史风土的书籍便日益增多,据笔者所知,先秦时期的北京古籍,有《燕春秋》、《燕丹子》等,兹略作考证如次。

《燕春秋》

撰人、卷数无考。张鹏《日下旧闻序》引朱竹垞之言,云:“燕之有

① 《日下旧闻考》卷五“形胜”引《博物策会》。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② [清]吴长元:《宸垣识略》卷一“形胜”。北京出版社1964年版。

③ 《日下旧闻考》卷一“世纪”。

④ 参见张钰哲《哈雷彗星的轨道演变的趋势和它的古代历史》,载《天文学报》第十九卷第一期。又参见王灿炽:《北京建都始于公元前1057年》,载《中国地方志》,1982年第6期。

《春秋》，见于《墨子》；幽都之有《记》、有《图经》，见于《隋志》；幽州古今人物之有志，见于《唐书》。……是皆燕志也，而未之见焉，乌得无憾？”《光绪顺天府志·艺文志·纪录顺天事之书》著录云：“周。《燕春秋》，佚。”

《墨子》卷八《明鬼篇》云：“昔者，燕简公杀其臣庄子仪而不辜。庄子仪曰：‘吾君杀我而不辜。死人毋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将驰祖。燕之有祖，当齐之有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日中，燕简公方将驰于涂，庄子仪荷朱杖而击之，殪之车上。当是时，燕人、从者莫不见，远者莫不闻，著在燕之《春秋》。”

《史记·燕召公世家》载：“平公十八年，吴王阖闾破楚入郢。十七年卒，简公立。简公十二年卒，献公立。”由此可知，燕简公为燕平公之子。燕简公在位时间为公元前504年至公元前492年。

是书主要记载燕国史事，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是迄今所知最早的北京地方历史文献。已佚。

《燕丹子》

撰人无考。三卷。《光绪顺天府志·艺文志·纪录顺天事之书》著录，云：“列国。《燕丹子》三卷（《隋志》）一卷，《新唐志》三卷，《旧唐志》三卷，《宋志》三卷，《四库全书存目》三卷）。存（孙冯翼问经堂刊本；孙星衍岱南阁本；平津馆校正本）。”

又，王灿炽《北京史地风物书录》著录，云：“《燕丹子》三卷，佚撰者名氏。清孙星衍校辑。在《问经堂丛书》第二十八种，清嘉庆二年至十年（1797—1805年）孙氏问经堂刻本第十一册；又，在《岱南阁丛

⑤ 参见《礼记·乐记》、《史记·周本纪》及《史记·燕召公世家》。

⑥ 引自郭仁、田敬东《琉璃河商周遗址为周初燕都说》，载《燕都春秋》，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

书》(乾隆嘉庆本、景乾隆嘉庆本)一册;又,在《平津馆丛书》(嘉庆本、光绪本)一册;又,清光绪元年(1875年)湖北崇文书局刊本一册;又,在《子书百家·小说家杂事类》一册;又,在《百子全书·小说家杂事类》一册;又,在《子书四十八种》一册;又,民国年间上海中华书局据平津馆本校刊一册(《四部备要·子部·周秦诸子》);又,在《丛书集成初编·文学类》一册;又,郑麀编译本,1946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一册(有图。《英译先秦群经诸子丛书》,中国学典馆丛书之一)。”^①

按:1985年,中华书局据《永乐大典》卷四九〇八所收《燕丹子》,对孙氏《平津馆丛书》本进行复校,既保留了孙氏的校勘成果,还另写有《校勘记》,附于各卷之后,点校者(程毅中点校)将收集到的从汉至唐的一些荆轲刺秦王故事的文献资料,以及前人有关考证题跋,一并附录于卷末,便于读者参考。这是迄今所见较好的版本。书首有孙星衍《燕丹子序》,略云:

“《燕丹子》三篇,世无传本,惟见《永乐大典》。纪相国昀既录入《四库书·子部·小说类存目》中,乃以抄本见付。阅十数年,检授家郎中冯翼,刊入《问经堂丛书》。及官安德,乃采唐宋传注所引此书之文,因故章孝廉旧稿,与洪明经颐煊校订讹舛,以篇为卷,复唐、宋志三卷之旧,重加刊刻云。《燕丹子》之著录,始自《隋经籍志》,盖本阮氏《七录》。然裴骃注《史记》,引刘向《别录》云:‘督亢,膏腴之地’。司马贞《索隐》引刘向云:‘丹,燕王熹之太子’。则刘向《七略》有此书,不可以《艺文志》不载而疑其后出。《艺文志》法家有《燕十事》十篇,杂家有《荆轲论》五篇,据注言司马相如等论荆轲事,则俱非《燕丹子》也。古之爱士者,率有传书。由身没之后,宾客纪录遗事,报其知遇,如《管》、《晏》、《吕氏春秋》皆不必其人自著。则此书题燕太子丹撰者,《旧唐书》之诬,亦不得以此疑其讹也。其书长于叙事,娴于词令,审是先秦古书,亦略与《左氏》、《国策》相似,学在纵横、小说两家之间,且多古

① 王灿炽:《北京史地风物书录》,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

字古义，云‘太子剑袂’以‘剑’为‘斂’也。……《国策》、《史记》取此为文，削其乌白头、马生角及乞听琴声之事，而增徐夫人匕首、夏无且药囊，足证此书作在史迁、刘向之前。或以为后人割裂诸书，杂缀成之，未必然矣。章孝廉所辑，未及马总《意林》，又为补证数条。此书宋时多有其本，考《枫窗小录》云：‘余家所藏《燕丹子》一序甚奇’。按其序亦空无故实，不知谁作，不复录入此卷。自明中叶后，遂以亡逸。故吴琯、程荣、胡文焕诸人刊丛书，俱未及此。嘉庆十一年正月望后四日，阳湖孙星衍撰于安德使署之平津馆。”

按：《燕丹子》的成书年代，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文献通考·经籍考》引《周氏涉笔》云：“燕丹、荆轲，事既卓伟，传记所载亦甚崛奇。今观《燕丹子》三篇，与《史记》所载皆相合，似是《史记》事本也。……司马迁不独文字雄深，至于识见高明，超出战国以后，其书芟削百家诬谬，亦岂可胜计哉！今世只谓太史公好奇，亦未然也。”又，鲁迅《小说史大略》云：“《隋志》之《燕丹子》今尚存。虽不见于《汉志》，而审其文词，当是汉以前书。”由此可见，将《燕丹子》定为“先秦古书”或“汉以前书”，是一种颇有说服力的看法。

《燕丹子》记述战国时期燕国太子丹被秦国扣为人质，遭到非礼的待遇，被放回国后，谋划报复秦国的故事。其中“荆轲刺秦王”是全书的精彩部分，荆轲不畏强暴的高风亮节，赢得了后人的崇敬，其故事演化出“图穷匕见”的成语；“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成为千古绝唱。全书结构完整，情节奇幻，叙事简洁，详略得当，文词古雅，内涵丰富，有“古人小说杂传之祖”^①的赞誉。

《燕子丹》是现存最早的北京地方文献，在北京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① [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二《四部正讹》（下）。

第二章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秦统一中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①，在原燕国的地方设置了渔阳、上谷、右北平、辽西和辽东五郡^②。北京地区属于上谷郡^③（一说属于广阳郡）^④。西汉初期，北京地区属于燕国，其都城皆在蓟城（今北京）。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改“燕国”为“燕郡”^⑤。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汉武帝封其子旦为燕王，北京地区属于“燕国”，其都城仍在蓟城^⑥。燕王旦自杀国除后，汉武帝于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⑦。北京地区属于幽州，设幽州刺史辖之^⑧。汉昭帝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改燕国为广阳郡^⑨。汉宣帝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又改为广阳国，都蓟^⑩。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正式设置州一级行政机构，“幽州”的正式建置自此始^⑪。焦王莽统治时期（9—23年），改“广阳国”为“广有”^⑫。东汉光

① 《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 参见杜佑：《通典》卷一七八，“州郡”八“古冀州·范阳郡·幽州”。1988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第九四八页。

③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六九“河北道”十八“幽州”。

④ 此说见郦道元：《水经注·湿水》。又见全祖望：《汉书地理志稽疑》。

⑤ 参见《光绪顺天府志·地理志》。

⑥ 见《汉书·诸侯王表》。

⑦ 见《汉书·武帝纪》。

⑧ 参见乐史《太平寰宇记》。

⑨ 《续汉书郡国志》。

⑩ 《汉书·诸侯王表》。又参见《光绪顺天府志》及王鸣盛《十七史商榷》。

⑪ 《汉书·成帝纪》。

⑫ 《汉书·地理志》。